

在乡下教书的日子

梁永刚(河南平顶山)

那年我18岁,从平顶山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记得去学校报到那天,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年轻人,干教师这一行可得耐得住寂寞和清贫啊!”我冲他淡淡一笑。

果然,在乡下小学不到半年,我那初为人师的新鲜劲儿便泄得精光,取而代之的是千般的无奈、万般的沮丧和不可名状的失落感。“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这时,一位热心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长相俊俏、温柔大方的姑娘,可人家一听是在乡下教书,就摇头了。说句不知美丑的话,我虽不是英俊潇洒的美男子,也算是相貌对得起大伙儿的一米八零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这令我极其烦躁苦闷,甚至心灰意冷。

很长一段时间,我工作时都打不起精神。有时候,我干脆将全班学生“放羊”,独自一人坐到学校后面的山头上抽烟发呆,看天空中寂寞的流云。偶尔有学生问问题,不是被我敷衍过去,就是被我粗暴斥责。时间久了,学生只要瞅见我,大老远就跑开。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

有一天我上完课,夹着当堂交的一大沓作业,回到了卧室兼办公室的小屋,随手翻开了最上边的一本作业。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纸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一句话:“梁老师,您的胡子该刮刮了。”我一看这话,扑哧笑了。多细心、多可爱的孩子啊!我又翻开了第二本作业,里面竟也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师,您的声音这几天有点儿哑,听俺爷说野菊花能败火,又能保护嗓子,俺从山上采了一大把,放在了您的窗台上。”我继续往下翻,没想到每本作业里都夹有一张纸条,上面一句句朴实真挚的话,像一股股清泉缓缓流过我的心底。我用被子蒙住头,泪水无声地滑落下来。

正在这时,门轻轻地响了一下,我赶紧坐了起来,用毛巾擦了擦眼睛。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走了进来,我一看,是语文课代表兼文体委员,便问她有啥事儿。她低着头怯生生地说:“老师,有一首歌曲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歌词俺知道得不全,您能帮俺查查吗?咱班同学都急着学哩!”不知什么原因,面对学生

的这次请求,我竟连想都没想便满口答应。我清楚地看到,这位活泼开朗的文体委员清澈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平时少有的喜悦。

当天晚上,我从一位朋友处找到了完整歌词:“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小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力,你总喜欢把我们高高举起……”读着、抄着,我被歌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征服了。这群可爱的孩子哪里是让我为他们找歌词,分明是想用歌词中热情颂扬教师职业的伟大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来激励我。

第二天清早,一阵上课铃声过后,我精神焕发,迎着学生的歌声快步走进教室。一声“老师好”,使我全身的血液即刻沸腾。耳闻琅琅书声,目睹如花笑脸,凝视清澈眼神,我感到有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传说中那个穿着魔鞋的舞女,穿上红色舞鞋,就注定一辈子再也不能停止旋转。

我在那所乡村小学度过了八年的青春时光,那也是记忆里最弥足珍贵的日子。



老师,向您说声对不起

李晓(重庆万州)

今年秋天,我的第三本小书就要面世了。我想把书送到那些给我温暖给我力量的人手中,表达内心的感谢。我还想把书送给一个初中老师,可是,她再也收不到了。曾经,她给我幼稚脆弱的心灵带来伤害。岁月流逝,我已经原谅了她,可这份原谅迟到了。“你这个样子,当什么作家!”她越说越气,我明显看到她脖子上迸出了青筋。

“我就是当作家!”
“你还跟我还嘴呀,我让你当作家去,当你那个狗屁作家去!”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刚才收缴的《西游记》,一股脑向我头上砸来。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

在她的课堂上,我埋头看小说《西游记》,被她发现。对古代小说的沉迷,让我做起了文学梦。

她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也是班主任,姓戴,以教育学生严厉闻名。

下课了,我跟着戴老师来到办公室,她说:“马上回家请家长!”我举着头,不去,就是不去。

戴老师便领着我回家。我在前,她在后,一路默默无言穿过山梁上曲曲折折的小道回家。

山梁上,远远看见我爸正吆喝着那头牛犁田。我走到田埂边,对爸嘟囔着说:“爸……戴老师,喊你去。”爸卷起满是泥巴的裤腿,跟我来到了戴老师面前。

戴老师把事情讲了一遍。爸跳起来,扇了我一耳光,他训斥道:“你不读书了,回来帮老子犁田,你干得了吗!牛犟一腿,就把你犟翻。”

我终于口头认输了。我知道我爸那个暴脾气,怕他又拿喝农药来吓我。

我当着全班同学读我写的检查。戴老师说,认识深刻,全班同学鼓掌通过。

我又在霜风凛冽的早上,打着火把上学了。一个姓龚的同学奚落我:“你不是要当作家嘛,还回来读书干啥。”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自尊心崩塌了,我是班上最孤独的人。

我不能原谅戴老师。有一次赶公共汽车,我看到她了,她正在包里慌着翻找零钱,我没有给她买票。她跟我主动打招呼:“上哪儿啊?”我支吾了一声,就再也不说话。还有一年,初中同学聚会时,我给几个同学送了我写的一本小书。戴老师悄悄拿过去看了,问我:“能送我一本吗?”我说:“没有了。”我看到了戴老师脸上那尴尬的表情。

前年,听同学们说,戴老师患了癌症。一些同学组织去探望戴老师,我没有去。戴老师去世时,我也没有去。

我明白,那种伤害在心里生了根。我儿子读初中一年级时,在学校特别顽皮,班主任老师在教室里给他安排了一个特殊位置——讲台下,他要受到老师最严格的监督。有一段时间,儿子逃学了,噘着嘴说:“爸,我恨老师!”

而今,儿子上大学了,有一天他说:“爸啊,老师也是为我好,我早原谅老师了。”儿子已经原谅了老师,我还不原谅吗?我忽地感觉,自己太刻薄了。

教师节,一个天下莘莘学子感恩老师的日子。戴老师,今年教师节,我会来到你墓前,说一声:对不起!这份迟到的歉意,你在另一个世界,愿能收到。

允许睡觉的课堂

马海霞(山东淄博)

磊哥大名李小磊,是我们机械制图课的老师,他第一节自我介绍时说,他不习惯在课堂上叫学生全名,省去姓只呼名显得亲切,他希望我们也如此称呼他,于是我们都喊他“磊哥”。

那时我们都是上大课,磊哥说,要想让我们两节课都集中精力听讲是不可能的,机械制图这门课程又较为枯燥,所以在他的课堂上我们可以睡觉,可以走神,但一旦听到他声音高了八度说“同学们注意了哈”,那就是讲到重点的地方了,大家都要抬起头来,打起精神仔细听。

磊哥这个开场白让我们迅速喜欢上了他,也喜欢上他的课。从此,我可以随着他的音调来调节自己的注意力,不用老盯着黑板假装认真听讲的样子,可以望着窗

外发一会儿呆,可以在笔记本上信手涂鸦,困了还可以趴在课桌上打个盹儿,只要耳朵在听讲就行,啥时候磊哥高喊一声,我再耳目并用,精神高度集中,把磊哥讲的东西印刻在脑海里。

那时候同学们最怕考试,因为一旦挂科,学期奖学金没了不说,还得交钱补考。哪个科目都有补考的同学,唯独机械制图大家都学得很好,无一挂科,用我们自己的话说:“不考九十多分都对不起磊哥。”

磊哥是学校老师中先富起来的人,因他技术好,被多家机械厂聘请当技术顾问,在校外是不允许兼职赚外快的,但因他教学好,校领导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磊哥告诉我们,他不喜欢被约束,所以他也不约束自己的学生,不会制定那么多条条

框框把学生“规矩”在课堂上。他说,人盯着黑板,魂儿走了,留个空壳有何用,与其上两节课一句话都没听进去,还不如给学生自由,让他们高效听讲十分钟,效果更好。

我们一周上两次机械制图课,每次大家都早早走进教室,全班无一旷课。同学们说,听磊哥的课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休闲。磊哥说,他本来打算辞职,专心做个机械工程师,但他舍不得三尺讲台,舍不得这些可爱的学生。

如今我已经毕业多年,偶遇校友,便会问:“磊哥教过你吗?”

“没有,听说在他的课堂上学生能睡觉,他的教学方法很奇特,很受学生喜欢……”

“对啊,哈哈……我在他的课堂上边睡边学,但机械制图学得顶呱呱……”

148.僧尼情事

本以为和尚和尼姑私通只是通俗小说的题材,其实不然。清朝同治年间,有人举报吴县(苏州境内)海宏寺某和尚与益寿庵某尼姑有私情。吴县县令高碧涓亲审此案,僧与尼均招供。高县长还算宽容,处理结果是:涉事和尚鞭一百,押回原籍;涉事尼姑勒令还俗;涉事寺、庵查封,收归国有,改为粮管所。

149.许仙遭贬

清朝年间,福建莆田县令秦某喜欢看戏。某年正月,秦某在县衙请戏班演《雷峰塔》。戏至半酣,看至动情处,秦县长对许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突然命衙役上台将许仙拖下台痛笞。演许仙的演员大声嚷道:“我是演员,并非许仙。”秦县长气冲冲地说:“我知道你是演员,你要真是许仙,我非打死你不可!”此事成为笑谈。

150.无奈改名

古人在名讳问题上特别讲究。秦始皇名政,连谐音的“正月”都不让说,改为“端月”。汉宣帝叫刘询,不仅当时的人要避讳,连历史名人也得改名,荀卿(荀子)在汉宣帝时代只好改称“孙卿”。唐太宗叫李世民,当时的政府机构“民部”无奈改为“户部”,一直延续到清朝仍称为“户部”。

151.以水洗水

乾隆皇帝很挑剔,饮水必饮北京玉泉水,外出巡游亦自带玉泉水。问题是路途颠簸、气温高低都会影响水的质量,于是有人琢磨出了“以水洗水”之法来保鲜:先将玉泉水倒入标有刻度的器皿中,然后倾入当地的泉水搅动,由于玉泉水质轻,污浊之物会留在底部,上面的水即为净化过的玉泉水。挺有创意。(老白)

